

THE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



漫长的夜航

● 陈泽 著

漫长的夜航

●陈泽 著

漫长的夜航

陈 泽 著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1/32

字 数：100千字

印 张：7.25

印 数：1~1240册

版 次：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7-5008-0885-2/I·210

定 价：3.30元

水影波光的折射

程贤章

陆陆续续读到陈泽近年来写的散文，很感兴趣。这次结集出版，他要求为书作序，虽再三推却不能。好在我和陈泽是多年挚友，说些外行话他也不见怪，我只好勉为其难。

评陈泽的散文也易也难。所谓易者，就是篇目不多。陈泽君是个生活阅历丰富，半辈子伏案爬格子的老报人，态度严谨而吝惜，并无倚马可待千言的文豪气概。难者是他的散文涉面之广，几乎道尽古今中外，你看，从《进城第一餐》到《松花江上看冬泳》，直至跑到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去逛唐人街，去《客串英国议会旁听席》，亲睹世界公认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出席下院答辩。真是“纵横五万里，上下五千年”。该从何说起？

就区域性而言，陈泽的散文大概包括三个方面——即本地、外地、外国。就数量而言，大概秋色平分。就质量而言，我认为写外省的散文比写本地的好，写外国的又比写本国的好。写本地的，也不是没有名篇。《桥》的篇幅

很小，但容量很大；《进城第一餐》也写得别开生面。我十分喜欢《进城第一餐》，因为，这决不是重述历史，而是时间长河中一束波光的折射。但是，对这一组散文总嫌作家那支笔过于拘谨，事件的罗列大大多于抒情。包括我很喜欢的《进城第一餐》，轻重徐疾，抑扬顿挫，也嫌功力不够，“中气”不足。有些抓住了的，无妨狠狠“抽打”，但陈泽却得之于手又轻轻放掉。散文与通讯报告不同，通讯报告只求事件过程的清晰，只求通顺，不求文采；重叙述，而轻抒情，只讲怎么样，忽视为什么？偶有人物对白，也是为了补充叙述，绝少描绘人物心理，塑造和刻划人物的性格。这不是通讯报告不好，是低档货，而是两者之间文体上的差异和功能不相同的缘故。我觉得，抒情是散文的灵气，灵气不是衣饰，不是表象，更不是无病呻吟，就像气功师气归丹田后形成特异功能一样，奇迹展现了，但依然令人无法捉摸，可意会而无法言传。

冰城哈尔滨那组散文就比较洒脱，没那样拘谨约束了，把冰都哈尔滨喻为一座《巨大的冰窖》，本身就意味着作家的想象力。

无疑，想象力是作家一对翅膀，翅膀扇得越开，力度越大，作家凌空翱翔的“自由度”就越大。作家对冰城的描绘，绝不是广州—哈尔滨温差竟达30度的静态描写，也不是哈尔滨

日报同行的那几个“简单而又鲜明的故事”，而是作者对“哈尔滨街头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发出的“自身感受”。在作者听完那些简单而新鲜的故事后，作者写道，在哈尔滨街头，在那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们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几个扫雪的工人和推车的老汉，戴着破旧手套部分手掌外露而毫不介意仍继续工作；骑自行车上班的一些中年男子，虽然戴着雪帽但把帽翼卷起不愿把耳朵盖住；一些两颊通红的年轻姑娘在匆匆越过马路时连帽子也没戴；在十字路口附近的人行道上，一些青年和小童持着一串串近零下20度的冰葫芦横在嘴边正嚼得津津有味……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又说明了什么呢？除了环境对人的影响、锻炼程度差别外，是不是还有一种个人意志力量的坚韧程度造成不同的效果呢？报社的同志没有正面表示赞同，但建议我们第二天去松江上看冬泳，以便加深对冰城人民意志的理解，也可找到自己的答案。

《松花江上看冬泳》简直是人类社会一大奇迹。江心游泳池，“是凿开一米多厚的坚冰建成的”。作者观泳那天，已是零下20度的严寒天气，可是参加冬泳的人却包括干部、教授、退休工人、小学生。年岁最大的77岁，最小的13岁。写这样的文章，要选准角度、选准突破口，而且非有极高的概括能力不可。因为事件

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奇谈和传奇，笔墨无须在这方面再花功夫。文章后面把冬泳的意义进行了必要的升华。作者写出了一篇不大容易写好的文章。

《访英漫笔》无疑是作者写得颇为得意的一组散文。我读起来篇篇都喜欢。《雾都无雾》《客串英国议会旁听席》《谒马克思墓》等篇相当精彩。特别喜欢这三篇，并非那几篇不好，而是这三篇特别好。这一组散文之所以成功，是作者以新闻记者的独特视角，并且调动文学上一切可以为之服务的艺术手段，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扇动自由翱翔的翅膀，挑选读者最感兴味的问题，淋漓尽致地叙述与描绘。像《雾都无雾》实际是伦敦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环境保护使雾都变得丽日晴空，说明环境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改善的，给读者以启迪。作者开宗明义第一篇以雾作突破口，表明陈泽同志确实具有新闻记者锐敏独特的眼光。

《客串英国议会旁听席》是作者访英的意外收获。这一“意外”使作家有机会把笔锋指向政坛的高峰，触及英国的上流社会。这是一篇难度很大的文章。任何文体，包括诗歌这一自由度最大的文体，有时也受制约于题材。例如商业广告，金钱和谬斯公认是一对窄路相逢的“冤家”。是俄国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率先攻破。他的《罗斯塔之窗》成为广告诗的老

祖宗。白蚁专家李始美，始终无法搬上舞台。这大概就是通常说的艺术形式的局限。“客”文我想应该是散文创作中的“硬件”，就像打隧道的掘进队突然遇到花岗岩层和塌方。写好它需要很好的政治素质和写作功力。在陈泽笔下，一场英国政坛的“高峰会议”被写得如此轻松，诙谐、唯肖唯妙，人物栩栩如生而又很有分寸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的内幕被活灵活现捧到广大读者面前。就像植物学上的软化栽培和食物学上的“酿造”一样，花粉在“蜂巢”里被酿成蜂蜜。这种酿造功夫，就是创作。《英国农村掠影》表现了作家记者生涯的顽强职业习惯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它客观描述了英国农业先进的一面，也因此而引起作家对我国农业现状的深思和担忧。这种忧患意识，就是作家的职业道德，也是出国考察者应具备的责任感。《谒马克思墓》此类文章在报刊常见，他表现了作家对这位伟人的敬仰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其它《如异国遇乡亲》《伦敦街头见闻》笔调都很娴熟，特别是《在中国餐馆作客》、《异国遇乡亲》两篇感情真挚凝重而又具有浓烈的现场感，不失为陈泽散文中的一束鲜花，一束紫罗兰。或一束并无鲜艳颜色，但却有一股魔幻式幽香的夜来香。

散文艺术和其他姐妹门类——小说诗歌一样，它不是“光”的还原，对于生活，它是

水影中波光的折射。从陈泽散文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他正费力冲破和挣脱各种拘束。拘束是文学创作的天敌，但是又为任何伟大作家所不能避免。正如人必须经历幼稚期，但经过家庭和社会影响后，人就会从幼稚蜕变为成熟。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这样说：“艺术诞生于拘束而死于自由。”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和陈泽同志具有特别的意义，未知陈泽同志和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目 录

水影波光的折射·····	程贤章 (1)
--------------	---------

第一辑

漫长的夜航·····	(3)
雾都无雾·····	(6)
谒马克思墓·····	(9)
客串英国议会旁听席·····	(11)
在中国餐馆作客·····	(15)
伦敦街头见闻·····	(19)
漫步唐人街·····	(22)
异国遇乡亲·····	(25)
英国农村掠影·····	(29)
乡情浓似酒·····	(33)
走马潮人厂·····	(37)
马路·汽车·第五小龙·····	(40)

帕塔耶·人妖·爱滋病·····	(43)
海洋公园纪游·····	(46)
香港游记趣·····	(53)
港胞“四婶”·····	(60)
夜访林东岩·····	(66)

第二辑

桥·····	(71)
赤岗观花·····	(74)
初探台胞村·····	(81)
作“客”毒蛇家·····	(84)
补牙记·····	(90)
我和冷水浴·····	(93)
进城第一餐·····	(98)
您，走得这样匆忙·····	(101)
“三五之夜”·····	(105)
师情·····	(110)
在杜老墓前·····	(113)
红场遐思·····	(116)
彭湃故乡看《彭湃》·····	(119)
春风桃李三十年·····	(125)
重访玄武山·····	(130)
初冬登凤凰·····	(133)
答案·····	(141)

水从北京来.....	(143)
------------	-------

第三辑

路遇“破烂王”	(153)
邂逅广昆线	(157)
昆洛线上的奇观	(160)
澜沧江畔泼水节	(164)
中缅边境走笔	(169)
猴岛撷趣	(174)
海瑞墓轶事	(179)
同心锁	(182)
巨大的冰窖	(185)
松花江上看冬泳	(188)
黑河纪行	(191)
大街上的弹洞	(195)
延边风情录	(198)
雁荡山剪影	(206)
西子湖畔谒岳坟	(210)
六和塔上观钱塘	(213)
访林祥谦烈士夫人	(215)
后记	(218)

第一辑



漫长的夜航

这是我平生一次路途最长的旅行，第一次度过这么漫长的夜晚。

今年5月6日晚上11时50分，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5人，搭上约有500多个座位的波音747国际班机起飞了，北京机场的灯火也迅速被黑夜吞噬。我坐在舷窗旁，毫无睡意，想看看这个星球陌生的一隅，究竟是什么模样，但什么也看不到，只好模糊地闭眼入睡。第二天6时，旅客被叫醒吃早餐。我往地面窥视，见有一些闪烁的灯火，按飞行时间推算，大概是在巴基斯坦上空，接着又是漆黑一片。两个小时之后，飞机准备在沙加降落。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从窗口看去和我们的县城差不多，但灯火辉煌，特别是连接机场的高速公路，灯光像一条火龙，一辆辆奔驰的汽车清晰可见，像节日的灯火一样迷人。沙加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的波斯湾南岸，在1971年12月和阿布扎比、迪拜等七个酋长国成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国面积8万5千多平方公里，人口120多万，得天独厚的石

油和天然气丰富资源，使阿酋每年人均拥有原油达六七十吨，迅速跨上富国的行列。过去，我们对阿酋的情况了解不多，1984年与我国建交后才逐渐加强联系。现在，中国民航每周从北京飞伦敦往返各两次，每次都在沙加停留一小时。沙加政府很懂得生财之道，特在这个国际机场摆设价格便宜、款式多样的免税商品，满足乘客选购，也增加外汇收入，而我们的许多国际机场则相形见绌。

一小时之后，飞机继续在黑夜中航行。上午11时半，夜色开始退去，不久，一抹朝阳从座机后右侧射入舷窗，打破了漫漫长夜的沉闷。我透过舷窗，见到地面上是看不到边的赭色大沙漠，没有树木，没有村庄，没有城市，也没有道路，这就是沙漠面积超过国土一半的沙漠国家沙特阿拉伯，其中世界最大的鲁卜哈利沙漠面积达65万平方公里，超过我国最大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倍。大漠深处，可以隐约看到一道褐色的线条，从东南面的波斯湾向西北面的地中海走去。

“是铁路么？”“不！那是中东最大的输油管！这里没有铁路。”后座一位乘客善意地纠正说。但看来比铁路还要笔直，这真是沙漠上的一大奇观。

这天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地上极少云块，山川湖海，城乡路道，历历可见。航机穿越土耳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来到意大利与瑞士交界的上空，突然似乎与地面贴近了，原来是阿尔卑斯山横亘在眼前。阿尔卑斯山是欧洲最高大的山脉，西起法国的尼斯，东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全长1 200公里，平均海拔3 000米，法意交界的主峰拔朗峰4 810米，瑞士、意大利交界的杜富尔峰也有4 600多米。从机上望去，许多山峰白雪皑皑，在阳光下与多瑙河畔的绿色庄稼交相辉映，

形成一幅诱人的天然画图。

越过法国一片绿色的平川之后，从一万米的高空俯瞰英法交界的多弗尔海峡上正在航行的轮船，像两三寸长的玩具拖着一条白色的尾巴，在似乎凝固的海面上蠕动。而我们的近音速航机，越过33公里宽的海峡，才不过两分多钟。

当飞机在伦敦南部的国际机场降落之后，英国报业协会的代表早在等候，并告知请我们吃午饭。我看着手表，已是下午五时，午饭已在机上吃了。主人笑着说：“才上午九点哩！”我边把分针回拨8个小时边估算着，这次12 000多公里的航程一共走了17个小时（包括中间停机休息），而下半夜的航行竟达12个小时。

1989. 6. 21